

徽州烟雨

MISTY RAIN OF HUI MOUNTAINS
HUZHOU AND ITS OLD BUILDING

透过建筑看

王杰 著

徽州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MISTY RAIN OF HUI MOUNTAINS
HUIZHOU AND ITS OLD BUILDING

透过建筑看

徽州

徽州烟雨

王杰 著

徽州人家院落新貌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粉墙黛瓦的古老徽州，在不同人的视角里首先彰显出的是惊人一致的水墨山色。不过《徽山烟雨——透过建筑看徽州》却是一本从建筑角度解读徽州的游记。作者在数次前往徽州旅行和采访的基础上，循着徽州建筑文化的脉络，触摸到了徽州古村落在中国传统风水方面的奇妙实践。本书在用优美细腻的文字展现徽州村落独特景观的同时，还靠大量精美的图片呈现出了理想的人居环境与自然和谐的山水意境。让读者在纯美的享受中感受到徽州古村落“聚族而居、讲究风水”的价值特点，并且了解到数百年来它们是如何在外观整体性和美感上始终延续典雅隽永特色的奇迹。

书名题写：朱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山烟雨——透过建筑看徽州/王杰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111-27701-9

I. 徽… II. 王… III. 古建筑-建筑艺术-徽州地区 IV. TU-0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8461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罗 筱

封面设计：鞠 杨 责任印制：杨 曦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230mm • 13.5印张 • 215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27701-9

定价：4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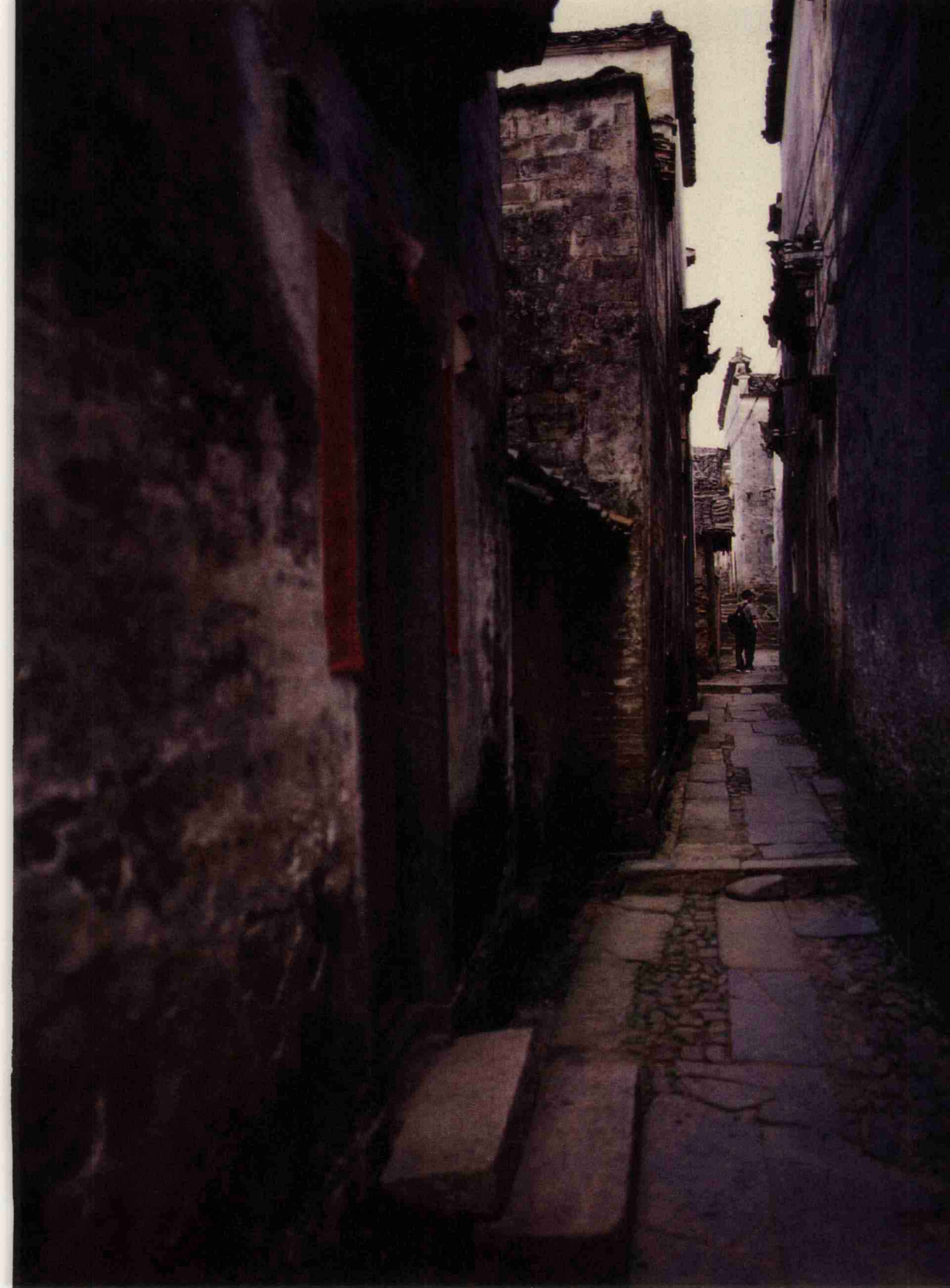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销售服务热线电话：（010）68326294

购书热线电话：（010）88379639 88379641 88379643

编辑热线电话：（010）88379744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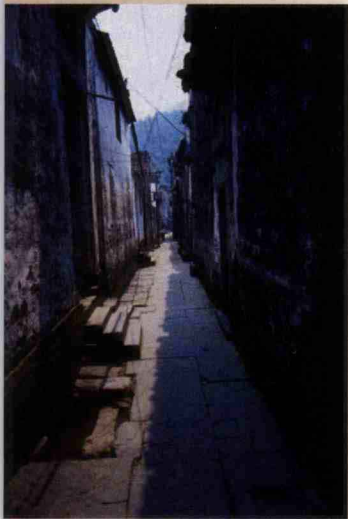
徽州散记

记忆从古徽州的首府开始

我第一次到徽州是在冬天，在冷冷的夜色里，一下子插到了老徽州的首府，也就是今天的歙县。入夜的歙县，没有一点儿徽州首府的气概和繁华，到处黑漆漆的。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出去一逛我就愣住了。酒店前行不远就是波光闪烁的练江，初升的太阳显得很活跃的样子，柔柔地洒落在碧绿的水面上。几艘剪影似的乌篷船，悄悄地泊在水面上。流露出一份“寂寞无人舟自横”的清高。让人惊讶的是，船头竟然还有几只水鸟，贴着清冽的水面起起伏伏，偶尔掠过船舷，翅膀划出优美的弧线。视野之内，山影朦胧，横跨练江的一座16孔拱形石桥上，渐渐变得人影绰绰。而在桥的下游，还隐现着白墙青瓦的街市。晨风之中，雾霭缥缈，一时间，仿佛身在画中。这跟我第一印象中的古城，形成鲜明的反差。

为了更近距离地欣赏美景，我干脆搬到了古桥上游一个叫披云山庄的度假村，刚好就对着练江。记得住下不久，竟然就遇到了南方地区终年不见的大雪。傍晚的时候，雪花缤纷纷纷的，装扮着沉寂的山野河道。寂寥的夜色里，我站在空旷的大门口，在昏黄的灯火中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簌簌地飘落到眼前那条玉带似的河面上，感觉周遭沉静到了极点。

早上起来，踏雪去看棠樾牌坊，竟然是一种不同的感悟。在通体洁白的世界里，一组牌坊兀自平静地立在那里，以数百年不变的姿态，固守着精神深处的寄托。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从古老的时光隧道里走来，始终牢记着远去的徽商叮咛以及官员的嘱咐，从容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给陆续后来的人诠释着存在的理由。那些被雪花覆盖的古民居，那么恬静和安闲地坐落在山的怀抱里，远处迷迷蒙蒙，感觉正站在一幅意境深邃的山水画前。白茫茫的苍字之间，村庄、老树以及揣着袖子独行的人，都成了最美丽的点缀，愈发衬托





出这个不同于其他城镇和乡村的徽州别样的美丽。

这让我感觉，这样的场景，大概就是历史上那个幽静得有些沉郁气息的古徽州原本应该拥有的吧？尽管经济大潮正给它带来一些转变，但整个徽州的山水和城市的容颜，都仿佛浸润了徽州遗风，安详里略带隐隐的富贵气息。这是多么厚重的徽州历史啊。从城市的繁华里走出，沉入徽州古朴的城乡山水，像是不经意间翻动了一张珍藏许久的老照片，触摸到了岁月深处的脉络。那么多古典意味浓郁的古建、民居、廊桥、祠堂，无声地挺立在这方土地的怀抱里，无论沉睡或者苏醒，都曲线玲珑，绵绵不绝地倾泻出让人心动的诱惑。

古建和村落是徽州最美的外衣

这样的场景，或许只是徽州的一副面孔吧，而它真正的姿态和美丽容颜，又何止这么恬静的一面呢？徽州绵延不绝的群山古道，质朴纯净的山乡水涧，以及丰富的人脉文化和传承深远的徽商风范，都是那么值得驻足来心平气和地品味和咂摸。我从古老的徽州首府歙县开始，走遍了屯溪、休

上：这是屯溪老街上保存比较好的一处明清老建筑，如今已经被辟为程大位纪念馆，午后的阳光透过高大的墙体洒落在院子里的时候，木质窗棂背后的厅堂却被阴翳包裹着，散发出韵味分明的徽州气息。

左：徽州古村落中纵横交织的古巷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它们在狭小的空间里营造出了岁月幽深的意境。有时候循着一条古巷前行，不小心踩着松动的青石板，就会蹙然而生一种沉闷的声响，仿佛相隔很远的胡同里那些近了又远去的足音。



古村在任何时候都是安静的，黎明和黄昏各有各的韵味。在古村小住的时候，如果起早穿街走巷，扑面而来的都是淳朴浓郁的乡间气息。

宁、黟县、绩溪以及原本属于古徽州地区的江西婺源等地，循着徽商走过的河道古驿、街巷故居，用心细细梳理出了古老徽州的脉络。有时候很早爬起来，直接扎进一个村子，循着淡淡的岁月馨香，轻轻地叩响沉睡在时间深处的徽州故人，悄然地作一番心灵的会晤和对话，然后，来不及拾掇繁复的感动和唏嘘，又怀着虔诚叩响下一个高墙幽深的大门。还有徽商当初出走的新安江，徽商停留和驻足的村落，以及凝聚徽商微妙情怀、寄托徽商广阔心思的牌坊祠堂，都在我虔诚的拜会中一点一点地走过，并在心间结成一丝一缕的芳醇。

文化和民俗交织的徽州，早在若干年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肤色。那些粉墙

黛瓦的老房子，其实就是它经年不褪的色泽。在漫长而曲折的岁月里，它饱受了战火的熏燎和摧残，也经历了人为的冲击和打磨，却始终以来定的姿态矗立着。通过不断地沉积、升华，又不断地风化和修葺，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沧桑和壮观。今天的它们，大多隐居在历史的一角，不张扬、不索取，只管和历史遥遥感应着，又互相包容，直至形成中国建筑文化特色中，不可动摇的凝重姿态。

明清时代的徽州有着各自特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两个时代的徽州古建筑在特色上也有一些差别，具体来说，就是明代的建筑崇尚简洁，而清代的建筑更注重繁复。在徽州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如今的老房子，发现它们在建筑形态上，的确还遗存着当时这种环境赋予的独特的限定，比如清代徽商在建筑时，注重雕梁画栋，又组合各种楹联，以和自己的希冀和期求相吻合，来彰显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另外官宅、民居的气势，以及檐脊的流云飞卷和棱柱、丁字的构造式样等，都有不同。徽州很多徽商的房屋边门，都是一个商字在门楣上方，说是任何一个来自己家的人，不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要从自己的商字下走过。这些古建筑在漫长的

岁月里不断地沉积、升华，又不断地风化和修葺，融入了现代，融入了沧桑风雨，直至形成今天这样不可动摇的凝重姿态，又温婉地张扬着属于各自的建筑个性。

那些具有个性的高大马头墙、粉墙黛瓦，还有潺潺流淌的小桥流水组合着、交融着，又各自独立地张扬着诱人的亮色。马头墙和屋脊瓦那种黑白交织的对比，不仅映衬着虚与实，也凸现着光与影的和谐。让作为民间实用建筑的徽州民居，变成了一种徽州文化的产物。在满足生活需要和炫耀徽商尊荣的同时，萌发出几分儒雅和恬淡，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世人瞩目的名胜。去过那里的朋友提起徽州时常会说，那是他们见到的最为安静和古朴的村落，回来之后经常梦萦魂绕。我比较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当一个人在烦闷的城市空间里感到压抑的时候，徽州的古村落，恰恰是最好的释放剂，舒缓疲惫的心灵。

记得我第二次去徽州时，专门到西递住了一个晚上。夜幕降临，城里难得一见的繁星晶亮地点缀着夜空。那是惟一让人长久凝视的地方，像是两个星球的生命，隔了千年时空沟通心境。寂静空灵的心间，忽而空若无物，忽而天地都在，虚幻得轻灵，也充实得平稳。远处山体的朦胧此时也结成浓得化不开的幕帐，将村落温柔地环抱着，耳畔更是天籁般的幽寂。仿佛倦鸟归林，风哨收声，一切都为古老的村落让路了。

令人心醉的夜里，月色透过木质的窗轩，轻巧迤逦铺满地面，和着墙角虫子的乐声，构筑出一个奇妙的幻景。无论仰卧凝视，还是低头静思，那种平实朴素的感觉，都会在不不经意间给自己带来诸多感动。此时，生命仿佛跳出了千年时空，在虚幻和现实之间展现出不同的色彩。直至凝聚成一种没有芥蒂的沟通方式。这样的時候，我完全不用去想任何东西，就把自己融入远山近影的朦胧之中，卧倒在村落温柔的环抱里，听着天籁般的幽寂，想象着倦鸟归林，风哨收声，心中就会有梦有画，清浅着痕。当然，会想到“摇艇入新安”，也会想到李白。这个豪放不羁的大诗人，当初就是吟咏着“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诗句，摇橹新安江，聆听徽州山间水乡的古韵合鸣。还有明代的徐霞客，他用不知疲倦的步子，丈量出了徽州山水的绮丽。然后，那些络绎不绝的追随者，就寻根溯源，一路欢呼而来。

徽州古村落中纵横交织的古巷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它们在狭小的空间里营造出了岁月幽深的意境。有时候循着一条古巷前行，不小心踩着松动的青石板，就会蹙然而生一种沉闷的声响，仿佛相隔很远的胡同里那些近了又远去的足音。

那些远去的徽人背影

这些远道而来的文人墨客，跟徽州本土的文化和思想碰撞着，最终在徽州的角落里，遗留下数不清的文化记忆。在徽州的土地上穿行着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影响徽州的身影。孤身漂泊台湾的胡适，到了晚年还在念叨着那个安徽腹地的徽州；还有少小离家的陶行知，承袭着徽州的执着和坚忍，走出了广阔的教育天地；杰出的画家黄宾虹，挥毫泼墨之间，就留下了具备浓郁徽州风情的山水大作；还有影响中国千年的程朱理学代表人物朱熹，拨拉着算珠经商的程大位；……他们各自出走，却保持着共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关于徽州的，直到今天，还在声声不绝地影响着、渗透着徽州的山间水乡。

如今踏上徽州这块土地的人，仍然能够感受到已逝者从情系黄山到梦萦徽州的心路历程。多少年来，生活在徽州的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讲述方式诠释着徽州历史，印证着徽州文化里蕴涵和包藏的绵延不绝的魅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徽商，他们在传播徽州文化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徽商除了经营传统的茶、竹、徽墨、歙砚以及澄心堂纸外，还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贸易，足迹遍布孤村僻壤和山乡海隅。以至后来，歙县的盐商、休宁的典当商、婺源木材商和祁门的茶商，全都闻名遐迩。徽商的成就，带来了书院、文会、雕刻以及祠社楼宇的发展，日久积淀的文化痕迹，逐渐刻入岁月的根之深处。就连徽州日常的普通生活，都镌刻上了深刻的徽文化烙印。我在一个徽州古村落寻访的时候，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导游小姐，颇有兴致地用道地的徽州方言，朗诵了徽州人家早中晚吃饭时不同的说法，尽管听不懂，还是回味无穷。一种文化对徽州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派生出不同的生活特质，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着。

我在徽州游走的时候，所见到的最平常的场景是，午后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无一例外的都放着徽剧。这让人觉得，文化的传承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那里面包含着徽州人们对生活、情感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展望和寄托。记得一个研究徽州的学者说过，徽州是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所以它有着稳固的地域文化和传承载体。自唐宋以来世系清晰的家族，使得这里的民俗文化兼具源远流长的纵向传承，然后又人口的不断迁徙融合中，创造了频繁的横向衍播，以致整个徽州都显得古风浑厚，韵味绵长。当然，积淀深厚的徽州也给我们留下了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州



清澈的练江在歙县境内缓缓铺开，水面突然间变得恬淡起来，驻足在河中木架上梳理清澈的羽毛的鸬鹚与饮水之后踱步离开的水牛一起，构成一幅宁静的画卷。

盆景、徽剧、徽菜等这些参若星辰的文化结构，它们随着来来往往的徽州人向周边蔓延辐射，直至融入浩瀚的中华文化园林，成为极富地域特色的一枝奇葩，最终也造就了钟灵毓秀的徽州。在你不经意间游走的时候，那些古建和村落之间就会弥漫着淡淡的书香味，它合着烟树葱茏的迷蒙，以及掩映在黛瓦粉墙之内的水光山色，悠悠地荡漾出清新和质朴。像极了诗意大发的画家，一边品味着茶香，一边自如地挥毫泼墨，轻轻浅浅地勾勒出疏树寒村的山水胜景。

徽州烟雨

目录

前言

徽州散记

古村·水口 2

西递：香泥草露沾布屐 2

晓起：古树斜阳水萦环 8

古冯村：狮象龟蛇拱古建 13

湖村：园林锁口道从容 18

棋盘村：千古棋盘筑街巷 22

礞头村：青石掩涧泉声幽 27

宏村：九曲十弯梦千年 32

理坑：文风浸润官阶远 38

唐模：风雅山水梦西子 42

关麓：隔窗犹闻穿堂声 48

塔川：山坡竹影秋色浓 51

李坑：状元故里数溪桥 55

思溪：清溪碧河观“百寿” 60

延村：山墙天井觅商脉 64

潜口：花香园静呈清幽 68

南屏：蜡染庭院忆旧影 71

老街·古镇 76

斗山街：长卷铺展绘雨巷 76

屯溪老街：三江汇流成“宋城” 80

万安古镇：水运码头成集镇 85

渔梁古坝：千年古坝垒激流 88

牌坊·门楼 94

四世一品坊：家族荣耀代代传 94

孝贞节烈坊：一碑血泪祭徽妇 98

棠樾牌坊：忠孝节义凝牌群 102

槐塘牌坊：寻踪觅迹听古训 106

许国石坊：八脚牌楼念显臣 110

奕世尚书坊：雕法深浅皆天工 113

祠堂·天井

- | | |
|----------------|-----|
| 龙川胡氏宗祠：木刻花雕冠古今 | 116 |
| 汪口宗祠：宝库大殿行周礼 | 120 |
| 西递履福堂：书香门第风貌长 | 126 |
| 罗东舒祠：遍数皇气阅宝纶 | 130 |
| 北岸吴氏宗祠：报本追源承古风 | 136 |
| 女祠清懿堂：宗法立新破旧例 | 140 |

故居·庭院

- | | |
|----------------|-----|
| 胡适故里：重拾游子旧光阴 | 144 |
| 黄宾虹故居：水景山色常入梦 | 148 |
| 陶行知故居：行知合一从兹始 | 151 |
| 胡开文故居：老宅犹存翰墨香 | 154 |
| 程大位故居：宗师家园拨珠音 | 158 |
| 戴震故居：不媚时语“摇碧楼” | 162 |
| 程氏三宅：宅深屋静三重院 | 165 |

廊桥·三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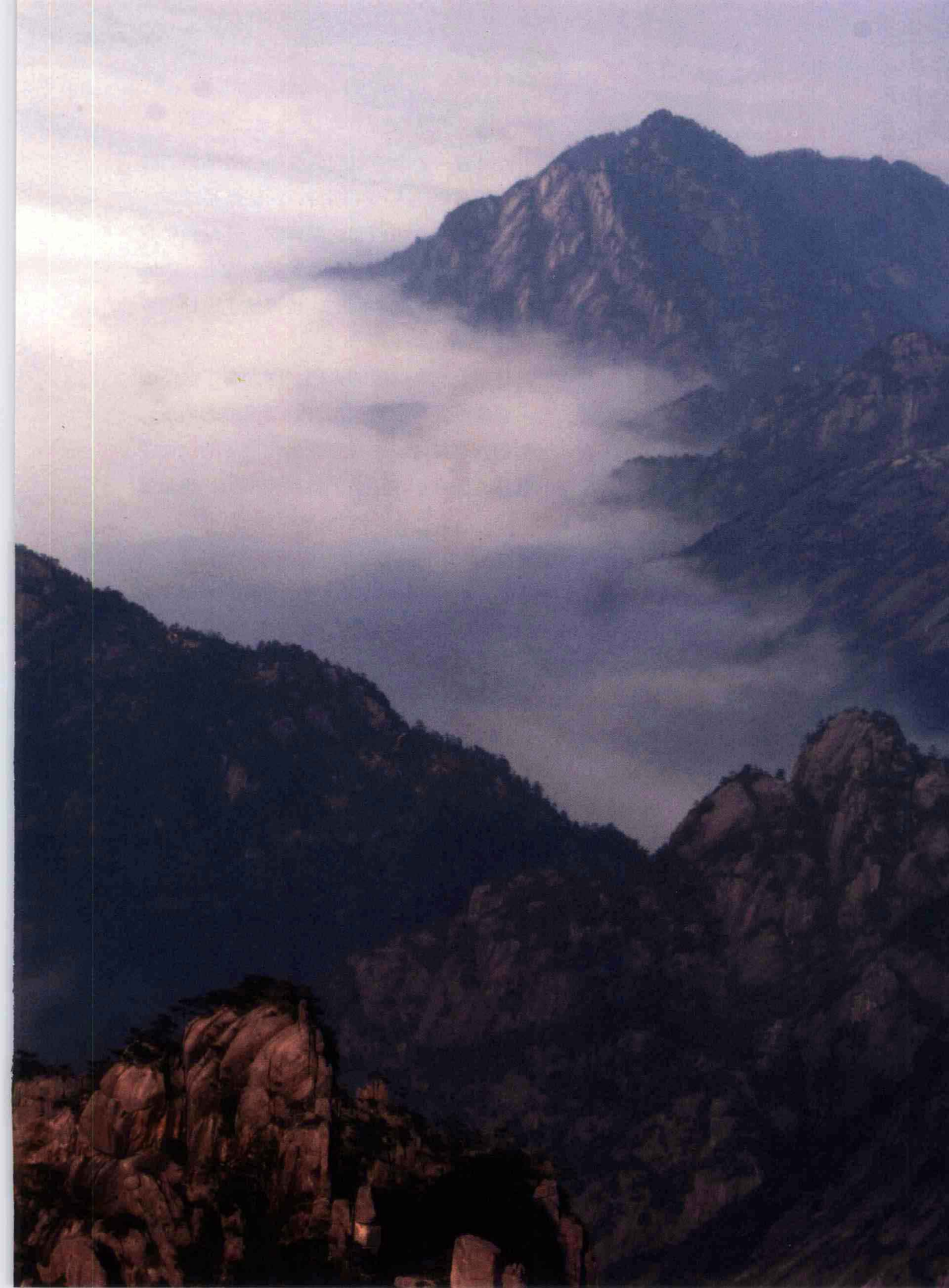
- | | |
|---------------|-----|
| 婺源彩虹桥：木钉固身八百年 | 169 |
| 北岸廊桥：谦庵旧址流毓秀 | 172 |
| 卢村木雕：精雕细刻第一楼 | 175 |
| 湖村砖雕：渔樵耕读皆上品 | 180 |

江山·关隘

- | | |
|---------------|-----|
| 新安江：山水画廊观帆影 | 183 |
| 九华山：佛教道场嗅香火 | 186 |
| 齐云山：沟壑绵绵鸟声悠 | 189 |
| 牯牛降：山海云月藏旖旎 | 193 |
| 江南第一关：徽杭锁钥名显赫 | 197 |
| 渔亭：水陆驿站访桃源 | 200 |

后记

- | | |
|------|-----|
| 重访徽州 | 202 |
|------|-----|



古村·水口

西递：香泥草露沾布屐

精美的文字和图片带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往心里延伸的时候，这个很宁静的村落很容易让人心生期待，西递就是这样。可是当我看到实际的西递和想象中西递的差异时，还是微微有些失落。洁净如新的柏油马路，覆盖了原本荒芜的泥土，给城里来的人，提供了便捷的行走空间，同时，也掩藏了淳朴的乡村印记。

不知道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为有了这些现代气息的冲击，会不会渐渐遗忘古村里那种香草缭绕的场景。不过，对于声名远播的西递来说，它在宣扬徽州民居的过程中承担着很大比重的嘱托，因而引发更多的挑剔和指责，也是意料之中了。

西递是热爱旅游的人熟知的船形村落。但西递恰恰没水。我自然的觉得，一个没有水来烘托和滋润的大船，即便它承载了再厚重的历史，也还是缺少浸润万物的灵气。匆匆来去的人，记忆里会留存很多遗憾。

但是毕竟还算有收获的。这是因为，真正用心来阅读西递的人，还是能够从这里了解到，大唐后脉在深山腹地寂寥漫长的岁月里，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遗存？

西递始祖是唐昭宗李晔的儿子。因遭受战乱逃匿到这里，改为胡姓。就此远离了朝野震荡、官宦纷争甚至血腥杀戮。或许真的是有祖宗的福佑，这些逃难而来的唐王后人，竟然就此生生不息。到了明清，一部分胡氏读书人弃儒经商，成功后归来，大兴土木，留下了600余幢深宅大院。

这里不能不提到“追慕堂”，一个胡氏慕恋先祖的地方。在西递繁衍生息了数个朝代之后，逐渐殷实的胡氏后脉，为了不忘先祖，乃建起这样一座祠堂，遥祭祖先的福荫庇佑。

经历数百年的风雨，“追慕堂”如今还算完整地立着。我走近了细看，堂内的照壁上，绘着唐王指挥征战的彩图，显然是已经改作胡姓的李氏后人，不久前刚刚添上去的。岁月斑驳，风蚀



日浸，已经混沌不堪。但是立于堂前，挺胸冥想，耳畔仍是大旗飘荡、猎猎作响，仿佛无数金戈铁马，正隔了沉寂的岁月，和今天前来追寻的人无言对望。

李世民曾经开创的大唐盛世，已经走远，他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手书，迄今还在祠堂的梁柱上镌刻着。廊柱正中立着的是这位开明君主的雕像，目光如炬，穿越层层幕帐，投向千年时光。像我这样有兴趣前来寻访的人，在品咂和游走之间，面对这些经典的流传，又有谁不在心中悄悄地对视自己，然后发一通思古之幽情？但是，供奉着香案的台上台下，尘埃落定，眼前身后，梁柱剥落，连那件精心雕琢的龙袍都撕裂出岁月无法回避的印痕，又有多少英雄豪杰会长久地存于天地之间呢？

想想，不觉惘然。转身离开，沿村落里的指示牌入内，走走停停，竟然感到无措。在这个胡氏先人遗留的、让世界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建筑风貌是保存得相对完好的。有些民居尽管经过修葺，但是依然保留着旧有的格局。具有代表性的粉墙黛瓦，肤色更是沿袭着以往的色泽，站在高处仔细看，还会发现那些青瓦上面蒙着一层暗绿的苔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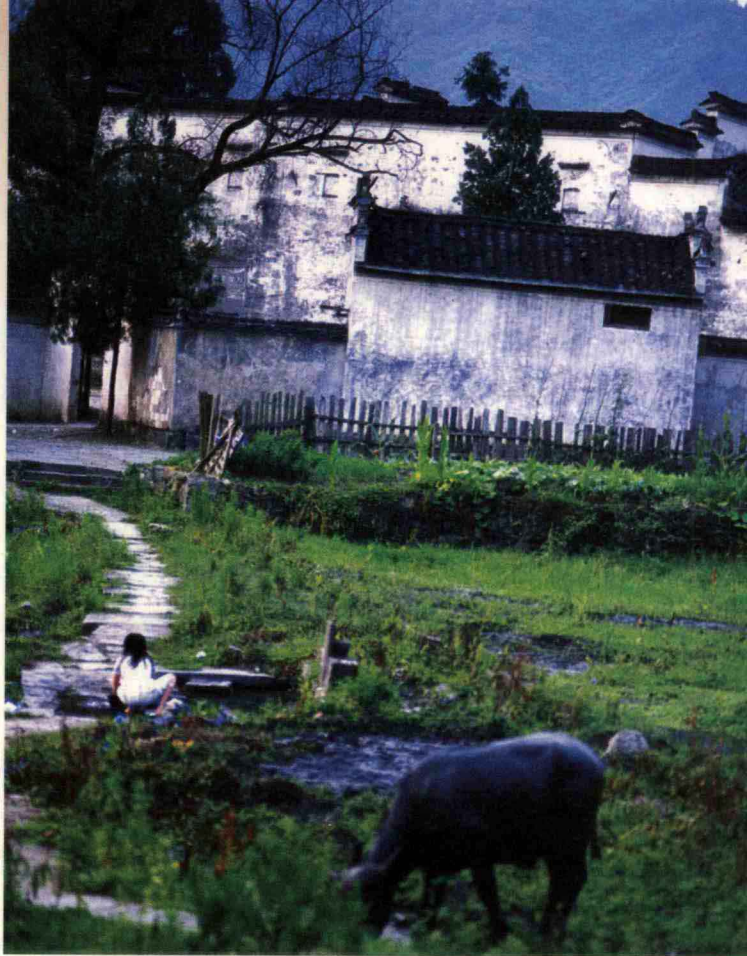
惊叹的、如今贴着“世界文化遗产”标签的小村落里，四处是叫卖的气息。家家户户靠青石小路的庭院和门庭，一律被拿来当作商铺，在诸多风景区见惯了的雷同的工艺饰品，堂而皇之地摆放着，或者被今天的西递村民拿在手里，向每一个走过的游人献媚般地推销。心里不觉间就很失落。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和这个名声在外的古村落亲密接触呵，以为会因为徽商遗留的骄傲，牵引出自己寻访的虔诚，和日后挥洒谈资的激情，没想到竟会如此。我在一瞬间觉察到，西递，从被推上荣誉台上的那天起，已经隐约丢失了自己。

在这个四周被青山环抱的古村落里，胡氏最初的祖先安静地生活了很多年，不为外界的繁华和喧嚣所惑。而今，他们的后人却将祖先遗留的寂寞，变本加厉地抛售出去，匆忙换回了一些世俗欢呼。也许，生活在西递的胡氏后人，也有自己难以言说的苦衷。从整洁的城里走进古村落的都市人，总是希望自己看到的是古朴和新颖的遗存，无论是建筑还是生活方式。但是，住得久了，他们又会被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成群的蚊虫骚扰得烦躁不堪。



左：古村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远离了外界的喧嚣。在平常的午后，村子里安静到了极点，但是身边那些别致的建筑和马头墙，却又分明传递出很多让人琢磨的故事。

右：选址十分讲究的西递，被青山环抱着，生态十分迷人。在村中游走的时候，很轻易地就能感受到浣洗的村妇、吃草的水牛和木质的栅栏交织绘就的怡然场景。身边还有清澈的溪水，伴随着村中的石板路一路流淌，而受到溪水浸润的土地上，因为生长着旺盛的水草，又成了牛羊天然的牧场。



一方面想努力追寻古朴的幽静和美好，一方面想摆脱封闭的狭隘和落后，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矛盾碰撞啊。最后的结果是，尝到现代物质生活滋味的西递村民，开始惴惴不安地揣测着城里人的心理，一边小心翼翼地服务上靠近他们。从审美的角度看，这种改变和迁就，正好破坏了西递的古朴和纯粹。

那些被纳入保护范围的老房子，是不允许动的。但是村民有办法，打着保护的名义，重新找现代工匠来，安装他们审美范围里的雕菱花窗。尽管仍是花窗，意义已差之千里。还有的村民，为了迎合现代游人的需求，将原来坚硬的青石和糯米灌缝地面，换成清一色的地板砖。洁净倒是洁净了，只是再也找不到徜徉其中那种敦实的快感。

地下和屋内都在变化，那就索性爬到屋顶，看看群体的古建民居是什么样的老态龙钟吧。想象着，那些经历数百年风雨的黛墙灰瓦，有序地排列和交错着，